

佳作

作品

雨在芭蕉裡

得獎者

陳柏言

陳柏言，一九九一年生，高雄鳳山人。政大中文系畢，台大中文所博士班在讀。獲第三十五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大獎，入選選集數種。正在執行台北文學獎年金計畫「溫州街的故事」。出版短篇小說集《夕瀑雨》、《球形祖母》。

得獎感言

我是這樣想的：不知小說如何進行時，只要在字裡落一場雨就行。

這是《溫州街的故事》的一個段落，多希望牠也是一場陣雨。

感謝家人的信任，朋友的關愛，以及評審和主辦單位不透露一點小道消息（？）。

故事總要繼續。



雨在芭蕉裡

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碣對立，讀上面的刻辭……

——魯迅〈墓碣文〉

1

是的，我見過他了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彼時北城正下著一場不尋常的春雨。不，不是閩人喚做「獅豹雨」或「夕瀑雨」的。那日的雨水一點都不猛烈。而是綿綿的，霧氣一樣肉感爛漫，將北城團團包裹。雨滴是小的，打在身上幾乎沒有感覺，碰到一點體溫，就蒸散掉了。但它就是沒有終止。雨已斷斷續續下了，我猜想，恐怕已有整整三天之久。

彼時，我已渡海年餘，可那麼久長的雨，我還是頭一次見識。校園外，田溝理所當然漲起來了，幾乎要將臨時搭建的木板橋給淹蓋過去。我還見到一頭失足的可憐的狗，在那混濁水流裡奮力掙扎。我來不及拉牠上岸，不過，北城的土狗是淹不死的。賤命長生——請恕我這麼說，擔心你會誤會，這裡頭並無不敬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：這島上就連野狗看起來，都比大陸上的強健許多。在街道上，我記得的，就是在溫州街那老頭開的麵店前，我見到先生了。先生和我對望了一眼，似乎有些困惑。他

似乎在問著：你爲什麼會在這裡？我說不出那種感覺，他好像有話想說，卻只能通過眼神遞送。那是我此生見過的最憂悒的眼睛。我們平日也在街上遇見，總會一塊走上一小段路。不過，那日因爲下雨，只能匆匆一別。即便如此，他仍是非常有禮地朝我打了一個揖。他似乎問候了幾句，可我怎麼也想不起，他究竟說了些什麼。我只能試圖回想：語言。他抵除平常慣用的方音，而是採用略爲生疏的國語。當然，我也那麼回覆了：「先生。」

青紅色的榕樹果，在雨中落了大半。先生手中揣著兩本書，一把傘，很快地穿行過馬路，消失在雨霧之中。他低頭，像要趕去赴宴。現在追述起來，我仍能記得，那路上爛成一片的果子，墜落滿地的梔子花，還有先生恍恍惚惚、疲憊的神色。不過，他究竟懷抱著什麼樣的心事，我再也無從知曉了。

是的，就是在那一天。

是在那樣一條陰雨綿綿的不遠的街上，傳出先生遭人殺害的消息。

那時，我們當然都已讀過先生發在報上寫的「那一位」的事。先生的用語，是「紀念」，「追憶」，「懷念亡友」——當然，那也並沒有什麼。生死與祭祀，本是中國人此生最重要的大事。我們只是勸：「那一位」都走十幾年，該放下他了。「那一位」不也留下過一句咒術般的遺言：「忘記我」？先生只是笑。他說，「那一位」哪裡走過了？他頑固極了。仍日日夜夜活在我們腦子裡面，死不肯超生呢。先生說，他和「那一位」有三十五年的友情，其中二十年，幾乎是朝夕相見，「我們是

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……你知道的，凡此種種，盡寫在先生那本著名的《印象記》裡了。我常常會想：人們總說文人相輕，自古皆然，即使親近如父子、如師生，在文章或學術上，多少會有看不慣或不同意之處。但先生卻不同。他幾乎，我說幾乎，對「那一位」採全然的膜拜姿態。若用你們今日的角度看，那樣的感情，恐怕已遠遠超過「友誼」二字。不不不，我這裡並沒有任何可供臆想的揣度，只是想要說明：他們倆的相知，多少帶有宗教層次上的情懷了。也因此，我們說這些勸勉的話，與其說要先生節哀，不如看成一則曲折的提醒，或說告誡——就像另一位東北來的先生說的：你在「別人」的島上，自然不能一味做著自己想做的事。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，這島嶼終究只是寓居，是「別處」，是「他方」。即使最終，我們在這島上長住，即使我們終將老死在這兒，也不會改變這份宿命。也因此，你或會記起傅先生的讖辭：歸骨於田橫之島。這話竟也可做為先生的墓誌銘了。

歸骨於田橫之島，哦，這古語念來總是灑脫。

我哪裡有那樣的鴻鵠壯志？

做為一個小輩，自然是不夠資格規勸先生的。不過，他那麼聰敏，怎會不懂「忍」的道理？他只是執意如此。那無關「知道」與否，而是性格的問題。他接連在島上報刊發表幾篇文章和演講，通過「憶舊」的包裝，將「那一位」渡引過來了。我想，那該是一場規模龐大的招魂計畫：與其說出於情感，不如看成政治的表態——不過，在那樣一個危疑的時代，什麼不是政治的？即使沉默，不響，那也是政治。於是，就如你所知，愈來愈多人把他和「那一位」連在一塊，說他是「那一位」在島上的

傳人，高喊著什麼「五四精神在台灣」。我不確定，裡頭的讚譽是否挾帶反諷，但我明白，那絕對是一門危險的生意。尤其是，「某些事情」發生過後——我就直說了，「那一位」，也確為獨裁政權敲響了喪鐘。因此，我真不知道，將先生和「那一位」連結在一起的人，腦子裡究竟在盤算什麼？

當然，這一切都是我的後見之明了。

所以，當先生找我討論參與《大學國文選》編撰時，我自然是猶豫不決的。在那之前，先生和我已在編譯館做了一點基礎工作，不過他比我認真許多；渡海後，他還撰作了《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》這樣的書。你知道的，那是一部國語教科書。先生從「學習國語應注意之點」講起，談到受詞、助詞、接續詞和副詞的用法。總而言之，是非常基礎、以「啓迪民智」為目標的語文教學。許多朋友同他談過，這樣一份教科書，不值得您花費心力去做的。但他偏不從，堅持親力親為。他說，一切偉大的知識必從語言始。國家要根除人民的「日本性」，就必須從語文，一個字一個字地清洗，「否則，我們怎麼讓人民對祖國的文化、主義、國策、政令有更深入的了解？」最後，我以課務繁重、心力不足為由，婉拒了先生的邀約。「這樣啊，只好以後再向你討教了。」先生說，他的眼鏡邊框閃耀著隱晦的光芒，「太可惜了啊。」

我是明白先生的苦心的。

即使在課堂上，他也總是大無畏地談起「那一位」：「那一位」的思想，「那一位」的文學。他也確把「那一位」的雜文，選入了《大學國文選》。那時，整座城風聲鶴唳的，人人都聞得出一絲整

肅的氣息。先生仍不改其志。大概是想：他許某人是中文系主任，文化界菁英，特務不敢把刀子架到他的脖子上。事實證明，是他太過樂觀了。正如「那一位」的妻子所轉述的，「那一位」對於先生的評價：先生有時真的是「太忠厚老實了」。

國家的暴虐瘋狂就那樣落到他的身上。

我總想：那是基督式的承擔。先生爲全島，不，是全中國，他爲全中國的文人挨了那一斧子。

再說回那天，好嗎？

確實是我離題太遠。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麼了。

辭別先生以後，我走回到龍坡里去——那是校方安排給我的宿舍，我姑且稱之「歇腳庵」的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還遇見了魏先生。他說有事要去請教先生，問我願不願意一道前去。但或許是因爲落雨的緣故，不大舒服，便讓他一個人去。我至今非常遺憾。若我能知道，那將是先生的最後一刻，我必會一同前往，並傾心好好和他聊「那一位」——我顧慮太多了。做爲一個「外人」，我不得不如此保護自己。

回到宿舍，雨勢看來仍沒要停歇的意思。

天際敲起悶悶的響雷。

我回想起先生的臉孔，他的眼睛，忽然閃過一絲不祥的念頭。原來，我預計每日研讀《左傳》，卻讀不進去，始終停留在「僖公十三年」那幾個字上。於是棄書，磨硯，洗筆，展紙，寫起字來。亦

不成。筆砸在牆上，墨水灑落一地。一事無成，只好扶著窗台，看雨，抽菸，直到深夜。

隔天接近午時，魏先生來見我，告訴我先生府上傳出凶殺的信息——先生遭人殺害了！在我吃驚之餘，他又隨即低聲地告知我：不要說出去，先生並沒有死。被殺的是另一個無關緊要的死囚犯、是個替身，「千萬不能說出去。」先生已連夜上船，赴東瀛去了。

在那之後，我再沒見過先生。

2

話聲初落，老白便推門走了出去。

果然還是不行嗎？錯誤實在是太多了。

從目前所見的資料來看，臺氏遇見許氏那天（也就是，許在夜裡遇害之日），應該是個大晴天的。但是，何以在臺氏的講述裡，那日臺北正落下一場連綿數日的春雨？其次，臺魏兩人那日下午，正好因公拜訪許府。他們和許氏談了很多，但是此間內容缺乏記載，不得而知。不過，老白也要我用「招魂」跑過了。考量他們的出身和熟稔程度，大抵就是談談公事（約百分之七十六，談及新聘教師和課程開設等問題），敘敘舊（約百分之二十四，但並未談及魯迅——臺因通匪案入獄後，魯迅便不再出現在其公共談話的可能參數中）。那場談話，並沒有太多值得注意之處，我已寫在上次的報告中。但是，何以在這一次的「招魂」裡，臺氏卻說，他並未和魏氏去拜訪許氏，而自己先回家去了？

純粹是運算上，他把「消除自己的嫌疑」這件事考慮太深？「這件事與我無涉」的明哲保身？

我已做好心理準備，要被老白痛罵一頓了。

光是出現「晴天變落雨」這樣的錯誤變因，就可能讓機器的運算全盤皆墨——會不會是更基本的條件問題：落雨多少會阻卻人們對於移動、拜訪的意願？

媽啊，看來要考慮的因素更多了。

可我仍得指出，這次的「招魂」，也並非全然徒勞無功。至少至少，我們擁有一個全新的運算結果：許氏並未死去，而是東渡到日本去了。這當然，可能是另一個更大的錯謬——我想，這必然是和此次新輸入的運算材料有關。那是許壽裳過世以後，臺氏在報上發表的一篇悼念文章，名為〈追思〉：

這些天，我經過先生的寓所時，總以為先生並沒有死去，甚至同平常一樣的，從花牆望去，先生正靜穆的坐在房角的小書齋裡，誰知這樣無從防禦的建築，正給殺人者以方便呢。雖然先生的長厚正直與博學，永遠的活在善良的人們心中的。

「總以為先生並沒有死去」、「甚至同平常一樣的」、「永遠的活在善良的人們心中」之類的句子，或許正好被AI加重解讀，甚至是過度解讀了——不過，有無這樣的可能：臺氏確實通過隱晦的悼念文字，向未來之人傳遞了這樣一則祕密資訊？又或者，黨部特務與許氏共謀，通過一則繪聲繪影、「殺雞儆猴」的暗殺計畫，對全台知識分子施壓（就此將「五四精神」閹割在文化圈中）。而許氏，

也能去到他理想中的魯迅思想之國（「招魂」可能也考慮到太宰治《惜別》和魯迅〈藤野先生〉等文字材料而選擇讓許氏流亡日本？），在那裡隱形埋名，祕密傳播著魯迅的遺風遺志。是了，我想起竹內好那本著名的《魯迅》，在許氏「遇害」前五年寫成——後來人們所稱「竹內魯迅」，那個像是「招魂計畫」的一種變形，會不會也有許先生的涉入？

以上這些，我當然不能寫在報告中。否則，又要被老白罵「文學腦」了。

我走出實驗室（我們戲稱「鄉嬛洞府」），靠在二樓窗台邊，想像臺氏也這樣倚著，點一根菸。白煙隨著輕風浮升，飄旋，最終消失不見。窗外芭蕉的透亮葉片，沾黏著青翠的光，搖晃顫動著。冰冷的陽光篩過，落在我的腳邊。這樣一個南國的夏日午後：天陰灰色，雨水彷彿暫時拘鎖雲中，很快就要降落。遠遠的，我看見年輕時代的老白，正咬著一片吐司，捧著一疊書穿行長廊，急急走進演講廳。他的頭髮蓬亂，剛睡醒的狼狽模樣。老白又來了。他總愛把我們這座虛擬實境的「文學院」，設定在他從南部初上台北，讀大學中文系的那年。奇怪的是，老白展示的這一年，全是他莽撞、出糗的「鄉村少年進城記」，毫無模範意義可言——至少就我所見，在那一年裡，老白每天表演著花式遲到。不是鬧鐘沒響，便是公車司機壓到貓狗，又或者舟山路被淹成了舟山湖甚或舟山水庫。總之，就是應了那句老話：「真心想去上課，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阻撓你。」我曾旁敲側擊，問過老白不只一次，為什麼是「二〇〇九」呢？你不選擇二〇〇八金融危機之年，或者三一一日本大海嘯的二〇一一、甚或是「末日已經發生過的」二〇一二……為什麼偏偏是二〇〇九？

老白總是神祕兮兮地說：小孩子懂什麼，二〇〇九是關鍵的一年哪。老白花費了數十年時光，頭髮都白半邊了，仍在摸索著「招魂」的諸種可能性。而他最著重的大型計畫，就是二〇〇九，那個被人們稱做是「沒有大事發生的一年」的「二〇〇九」……

或者，你們會問我：為何不乾脆一點，將時間再往前推，推回許先生遇害的那一日、甚或時，那些人類歷史上無人知曉的「關鍵時刻」，一切問題不就一目瞭然了嗎？

我們當然想啊。

事實上，這份工作就是在做這些——我們稱之為「招魂」計畫。我們讓AI去讀取聲音、文字或者物質，進而轉譯出這個「量子糾纏」或「量子共振」式的亡靈憶往。我們要做的，不是讓歷史如實恢復，而是關於「可能性」的運算。它比較像是後見之明的反照，是「在未來重組過去」的一種時間的焊接工程……但是，這份工作的困難點在於，人類實在存有太多謊言和祕密了。以至於，隨著必然掩覆的風化和遺忘，大概每往前追溯一年，「招魂」難度就會上升一百倍。尤其是，老白交付我的「一九四八」，更是神祕異常，其中實在太多可疑、永難復原的時光了。

（何以他避開了那個島嶼和大陸裂解成兩邊的、百萬人大離散、界線分明的「一九四九」，而為我挑選了相對沉默、渾沌且荒蕪的「一九四八」？）

我們招來的魂魄，永遠不會是那真正的亡者。

當遠方雷聲乍響，雨水尚未落下前，老白站到我的身旁，也點起一根菸。一個滿頭白髮、恐怕已

有八、九十歲的老人從演講廳中跳了出來，吼叫著：「幹你親媽的，吵什麼吵啊？」（老白說過：「那是孔老師。」他說：「他是孔子的七十六代孫。」）欺負我老不死是不是？」原來在草地的另一側，年輕工人正在用除草機除草；巨大的機器聲響，干擾到孔老師上課。學生們全擠到演講廳門邊，只見孔老師頂著雷電，丹田有力地飆罵了十分鐘之久。工人垂著手，哭喪臉，頻頻對孔老師鞠躬道歉。

然後砰地，孔老師倒在地上，鼻頭汨汨流出鮮紅色的血水。

一陣靜默，隨後便喧譁起來，學生們紛紛舉起手機拍照（那時還是「智障型手機」啊），團團圍住倒在草地上的孔老師。

年輕的老白也身在其中。

他和我身旁的老白一樣，朝著我的方向，做了一個讓人讀不出意思的鬼臉。

3

即便戴上手套，好像還能感受到一點餘溫。

右邊臉頰接近鼻翼處，有一道淺淺的傷疤。再來是手掌，中指和無名指之間，則是一枚小小的痣。致命槍傷開在頭部：右太陽穴進，左後耳出。這槍枝恐怕非常劣質，子彈一顆卡在腦袋，槍手再補一顆，才讓子彈順利地洞穿（我無法想像，腦袋被子彈穿過兩次會是什麼感覺）。我褪去他滿是血跡的囚服，褲子，和底褲。我讓他在手術台上，還原為一具赤裸裸的肉身。他不再是個罪人。他的臀

部有厚重瘀血，背上則有藤條鞭打過的疤痕。那傷口盤根錯節，可以想見這具肉身，曾被如何折磨：那是傷口結痂被恣意撕開、毀壞的樣子。他的睪丸碎了一顆，變成麵糰似的糊狀；陰莖則意外的健康，彷彿還殘留一點血色，稍一刺激就會勃勃動起來。他的面容則如石膏像僵硬，眼緊閉，那是深知一腳將踏落虛無的恐懼嗎？右手拳頭也握得很緊，我必須稍用一點力，才能打開。

裡頭空無一物。

大體檢驗有一道標準流程，那是每個醫學院學生該有的基本常識——即便對我這樣的菜鳥來說，也如家常便飯熟練。不同的是，不像在學校裡頭，會有兩位先生站在身後，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盯著，手指、刀鋒，都必須落在精準的點上。在這裡，我擁有短暫的自由。我可以在他的臉上，他的胸口，甚至是會陰，任意停留。我可以獨占他，感受死亡摩娑著的最終時刻。當然，停頓不宜太久，必須自然而然。必須無情，如在撫摸一架冰冷的機械。我除下手套，請護士在紙上打勾。包括疤痕，掌間的痣，以及那致命的傷口。一切都符合警方呈交上來的資訊。這是他存在於世間的最後證詞。雖然我想，未來，也不會有人再看見了吧。

一切都結束了。

高さん，或許我們不用那麼見外的。

一切都結束了。

我還是比較習慣，以「你」稱喚你。

小時候，你住我家對街，是我們幾個玩伴之間，發育比較快的那個。好像從我認識你的第一天，你的綽號就是：「高さん」。高さん，你姓高，身子也高，可奇怪的是，你的聲音更高。那和你粗壯的身體，形成強烈反差。畢業典禮當天的惜別會，做為康樂股長的你，唱了一小段歌劇。那個轉音，拔尖，意氣風發的樣子，至今仍讓我難以忘懷。你的喉結早早就凸起了，聲音卻始終高頻，以至於有人笑你：是女生吧。對於此事，你假裝不在意，其實掛心，私下要我教你，如何讓自己更像個「普通的男人」。對了，你還喜歡洗頭，一天早中晚要洗三次。你說：頭皮會癢。又說：空氣裡的灰塵很多。你是個有潔癖的人，對自己和別人都是。我說：你必須改掉這習慣，一天只洗一次頭，甚至不要洗頭。這樣你就會像個男人。你說：那我寧可不要像個男人。

編譯館無預警被停掉以後，你有一陣子悶悶不樂，常找我喝苦酒。因為家裡的兄弟姐妹尚在學齡，你只能依靠過去微薄的存款過活。那時，我還沒畢業，父親又剛去世不久，無法提供什麼幫助。那陣子，我媽常叫我離你遠一點。她的說法是，你的身上散發著一股「不好的氣」。她無法明白，為什麼你被解雇後，就如此一蹶不振，「去找一份新的不就好了嗎？」我曾與她力辯過，說那完全不是你的問題啊。但我媽那樣年紀的人，你知道的，怎麼也說不聽。人家都說，你記恨許先生。你認為，那是因為他只想著迎合上意，而罔顧理想，罔顧員工生計……我不知道，你是否聽過這樣的傳言？你究竟是怎麼想的呢？兩個月前，你被捕了。原因是盜竊許先生家的腳踏車去變賣，沒想到幾個小時就被抓到。許先生大概念及你是過去的員工，不願追究，警方也就只以「侵占未遂」簡單罰了你一點錢。

就讓你走。

是在那天，我最後一次見你。我媽把你邀來家裡吃飯，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。怎樣問你話，你都答非所問。最後你只是說：「最近我們不要見面了。」你說：「我也要好好找一份工作。」

（彼時，國家機器的謀殺機制啓動了吧？）

（你還會怎麼記憶我？）

是那個下著雨的清冷早晨，五、六個穿著軍裝和警察制服的男人忽然敲響你的家門。門是你大弟去應的。爲首的那個，出示證件，並點了你的名字。他說：昨晚有人死了……你大弟嚇壞了。堵在門邊，遲遲沒有移動。其中兩個人便推開你大弟，逕自進入屋中。他們把正熟睡的你喚醒（重重拍了你一掌），上了鏢。你的其他弟妹睡在二樓。醒來後，才得知你被帶走，紛紛哭了起來。這些都是後來，你大弟和我說的。他說，你被喚醒時，似乎並不沒有太大的詫異，甚至安然的像是早已知情。臨走前，你說：「照顧好弟妹，我明天就回來。」你把一張紙條塞進他的手中，要他把紙條轉交給我。

「一切都結束了」。

你在紙條中寫著。那也是你在我父親過世時，對痛哭著的我說過的話。

非常好笑的，我竟也要在這樣的時刻，對你說上這一句話。

不知道你是否好奇，「被你殺害的許先生」，究竟是怎麼死的？你大概也猜到了，許先生不會是由我驗的，而是副院長親自操刀。我在院內層級太低，只有像你，像你這種晦氣的死刑犯，才會扔給

我這樣的菜鳥。當時，院裡曾流出這樣的傳言：許先生的手腳和面部肌肉都非常放鬆，像是一場無夢的睡眠。對於有一點驗屍經驗的醫師來說，一看就是不合理的——無論如何熟睡，頸部遭到利刀攻擊時，必會產生抵抗或驚慌的反應。尤其是，在「高氏的供辭」中，你是因為失風被逮，才猛然行凶。其次，做為一個竊盜者，選擇主人待在屋中的時間行動（而非上班時間），而且還帶上笨重的柴刀，顯然是不智之舉。最後，許先生的床底下，出現了一份疑似包裹凶器、漢口版的《和平日報》（那是一份軍報），當時並未在這島上發行。

凡此種種，都指向了一個可能：這是一樁有預謀的殺人，而且凶手不只一個。有人負責下藥迷昏受害者，有人把風，有人規畫逃跑動線，最後，才是那個舉刀的劊子手。不過，這些人都不是重點。最關鍵的，還是這群人背後，那個真正的策畫者。

那才是真凶。那是我們談不起，此生恐怕再也無從知曉的，「真正的犯人」。

我必須把紙條還給你了。

我不能留下一點曾和你往來過的線索。你一定能體諒吧，高さん。必須告別了。即便，我多想在這具肉身，再見到你那快樂高歌的神情，想再留住一點溫度。

但一切都結束了。

再讓我握握你的手，好嗎？我想像，你終究是回到我的身邊。

那麼，除了以上所述，接下來，我要說明的是本次實驗的關鍵變因。

做為一本教科書，《大學國文選》一直是訊息量非常龐大的一筆材料：它不僅提供我們認識許氏的思想，也是了解戰後大學教育的直接線索。一九四九年以後，這本教科書因為收錄過多左翼文人的文章，在整個戒嚴時代，都被列作禁書。此外，主編者許氏的慘死，更讓這本書徹底銷聲匿跡。直到多年前，一位博士生陰錯陽差在海口大學圖書館的「註銷區」尋獲，將此書從消滅邊緣救回。根據目前所知資料，這書應是僅存的「孤本」。校史館曾將這本書製作成數位檔，公諸於雲端（但後來已被刪除，原因不明）；館方多年前還向全島大眾徵求「使用《大學國文選》的課堂經驗」，希望補足早期台灣大學教育的實踐面向。但因為投稿者掛零，最終流會了——這並不難想像。不僅因為此書的流傳時日甚短，曾經使用過這本書的人，不是死了，大概就是九十、一百歲了吧？所以，關於這本書如何被學生使用，至今我們只能從一位死在一九八二年的政治犯日記中，略知一二。而至於授課老師們如何運用這冊書，則沒有任何紀錄留下。

此外，這裡還有一條線索，值得繼續追蹤。也就是：究竟是哪一個人，偷偷將這本來帶著「五四精神」的禁書，帶出風聲鶴唳的校園，逃向海口，並將它祕藏諸另一處暗無天日的圖書館中？必須承認，將書本藏在群書之間，確實是最好的辦法——就好像，將星星藏匿在宇宙之中。他相信，終有一天會有人將這本書重新發現。那人可能承繼著「許的意志」，要為「魯迅在台灣」留下跡證；也可

能完全不是：他只是是一個普通的學生，抱持著犯禁的好玩心態，將禁書特意塞進了某一層書架，就此橫渡數十年時光。

當我終於從校史館館藏調閱這本書時，書況已經非常非常差了。我被要求以機器手臂，隔著玻璃輕輕翻讀。那可能是，許氏最終留存的時空膠卷，一幅文明畫像的僅存片景。多年前，老白就已留意過這部教科書，但直到上月，我才終於穿越重重的關卡，親眼見到這本書。我認為，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，對「招魂」計畫有了長足的影響。

不過，在這次的「招魂」計畫中，我們發現，臺氏顯然對此書有強烈的戒心，甚至否認參與過此書的編纂。而當我們審視此書的選文，可以發現，在這樣一部教科書中，議政的時事雜文甚多，它幾乎是一部抗戰文選。可是，這一支「文學關乎政治」，甚至「文學介入政治」的書寫系譜，隨著許氏的死於非命，被徹底撲絕扼殺了。代之而起的，是優美詩意的美文，是無比曲折內向的「現代主義」。劊子手或沒想到，從斧刃落下的那一刻起，本島的文學——或者更擴大來說——整個島的文明史進程，便走向一個以噤聲、失語為本質的「奇異點」。

最後，我將《大學國文選》選讀的相關篇目列在文末，盼望各位還能從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：

頁26-30，〈文學革命論〉◎陳獨秀

頁60-66，〈吶喊自序〉◎魯迅

頁67-79，〈狂人日記〉◎魯迅

頁105-111，〈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〉◎茅盾

頁112-115，〈秦嶺之夜〉◎茅盾

頁116-117，〈濟南的冬天〉◎老舍

頁118-133，〈淪陷的北平中秋〉◎老舍

頁134-136，〈八百壯士〉◎巴金

5

讓我想想，當時我是怎麼說的？

這是一幅畫。是了。這是一幅畫。我說：你看過沒有？你注意到這幅畫裡，有些什麼？伊說，我看見一條狗。一個老臉的矮子（我說：那是侏儒）。還有一位畫家，兩個孩子，門外有個訪客，四個宮女和隨侍。我說：還有呢？再仔細看看。伊說：沒有了吧——哦，我知道了。鏡子裡面，還有兩個人，應該就是這位小公主的父母親。也就是，國王與皇后？答對了。那麼，你覺得這畫裡的主角是誰呢？伊有些不解，口中念念有詞，「老白，我不想玩猜謎遊戲。」雖然滿口不願意，伊還是答覆我：是像小公主的孩子嗎？畫家嗎？鏡中的國王與皇后？難道是那個外來的訪客？不對。都不對。是光線和黑暗嗎？是神嗎？是畫家自己？他開始異想天開，拋出各種新奇的答案。

我說，對，也都不對。我認為，這幅畫的主角，是那幅巨大的，始終背對著我們的「正在繪製中

的圖畫」。我說：那就像《紅樓夢》裡，惜春終卷仍無法完成的《大觀園行樂圖》；或者，《百年孤寂》中未及破譯、寫滿「過去的預言」的羊皮紙……這不僅是「畫中畫」或「書中書」的後設遊戲而已。我想強調的是，那裡頭有一股「仍在行進」、隨時可能翻轉的勢能：不只是「究竟是誰在畫誰」的問題，而是：在我們這個維度的世界，極大可能並無法理解、無從認識高我們一維度的世界：或許，我們極有可能才是那活靈活現（但畢竟是假）的書中物或畫中人？

那時，伊已投入「許案」有兩年的時間。

我告訴伊，當「招魂」啟動的那一刻起，即意味著「人」這一生命體，乃至於「人的處境」，是可被計量、被換算，被數據完全撐架的。那麼，我們所存在的這一世界，甚而是，我們所信賴的歷史，亦有極大可能，來自於另一他者的「招魂」。這當然是非常可怕的假設。就如同，我現在講的這一番話，亦有可能來自於某人的控制。某人輸入一串數據（可能是一紙收據，一封信，或者一塊碑文），啟動，便讓我開始追述過往——就如同我們做過的種種實驗，不也是如此嗎？甚至我常想：會不會我的存在，其實來自某人、甚至就是眼前的「你」的發動呢？

伊發愣不語，在我看來，竟更像是默認了。伊追問著我：「老白，你到底想要說什麼？」

那死刑犯被控殺害了許壽裳。

屍體火化以前，政府人員在他的手上，發現了一張紙條。上頭字跡非常潦草，寫著：「一切都結

束了」。那張紙條，一直被國家檔案局保存在「許案」資料卷宗之中。直到約二十年前，我在執行一個「街道史」的計畫，循線找到許壽裳這個案子——我發現，那是一個被談述過無數次，卻始終「缺了一大塊」的史前史。那像是一場大夢的預演，它以死亡，以沉默，以消失，成為即將到來的「民國」的開場白。

那案子始終籠罩著朦朧雨霧，人們只能圍繞在城牆外打轉，試圖去辨別、去描述可能的線索。於是，我便姑且一試地，將那死刑犯留下的紙條調出來（當然也是費盡千辛萬苦哦）。經過檢驗，我發現那泛黃破碎的紙面，留有好幾人的指紋；我將輸入實驗室新研發的智能AI，竟意外挖掘出一則「歷史之眼所不在」的時光。

也就是後來，那個被命名為「招魂」的計畫雛形。

讓人意外的是，那次實驗成果發表後，不只在文史學界，在資工、電機，甚至是醫學領域，皆引起不小迴響。此間當然好壞參半啦，質疑啊、謾罵啊，都有，還有人批評我「驚擾死者」、「壞人祖厝風水」之類。全島媒體連續幾天做專題報導，請名嘴來討論，大大標題寫著：「親愛的，我們終於讓死人開口了？」因為這個案子，我被老牌雜誌票選為本島年度風雲人物，「招魂」一詞還上熱搜，成為年度關鍵詞，各種「招魂麵包」、「招魂扭蛋」、「一曲招魂」統統出爐。半年後要爭取連任的D總統更親自來電，邀我共乘專屬班機，「共議國事」。她無預警在機上開啓直播，要我對著全島人民承諾，保證在這半年內，將民國史上諸多懸案一一偵破。隨扈取來寫著「十大懸案」的大看板，上

頭記載每件案子的發生時間、地點與死者；她則像政論節目主持人，拿一管雷射筆，點著那些人頭，訴說那些悲壯慘烈的故事。她用「告全國同胞書」式的口吻，對著鏡頭眼角泛淚、萬分感慨：「我們要讓亡靈說話，讓這座島嶼恢復記憶，找回正義」……

那些崇高的話語，國族的情感，一度帶給我很大的虛榮，以至於，我始終沒有留意，那可能引發的災難。我來不及提醒本島的人們，「招魂」並沒有辦法帶給我們真相。它純屬虛構。或者更精確地說，它是有所本、是比較劣質、比較無趣的虛構。

但在那樣的時刻裡，我還能說什麼呢？我要大夢驚醒那樣尖叫著，取冷水潑熄人們的熱情嗎？即便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也做不到。我不適合做大鐵屋子裡，高聲吶喊的那個清醒之人。

關於「招魂」計畫，我能說的只是這些。

接下來，就如你們所知道的：我並未以「招魂」偵破任何一樁懸案。我拿到國家補助的一大筆錢，成立獨立的研究室，堅決不再對外公布過任何實驗成果。我全心投入「二〇〇九」的重建工程，而把「許案」丟給了伊——他是我唯一信得過的研究者。國家給的研究基金當然少了，但對我這樣一個小國寡民的研究計畫來說，完全是足夠的。只是對於D總統，我至今仍感到抱歉；雖然我認為，那並不會是她敗選的主要原因。在那之後，「招魂」也就像那些曾經風靡過的神話，以難以置信的速度，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。我記得，在「招魂」之後，有人提出「英雄」，再來還流行過「時代」、「創傷」、「我們」……我不知道接下來，還會有什麼「計畫」出現。在這樣一個現代時空，魂魄啊

鬼魅啊這些東西，終究是要被驅散的。更何況，這個「招魂」計畫，完全是由一紙殺人犯的遺書，哦不，是情書，所啓動的啊。

6

許多年過去，我仍不時想起二〇〇九年的夏天。說想念，或許並不精確，而是帶著恐懼，感傷，遺憾，種種的複雜感覺。

那是在文學院演講廳，孔老師「傳統儒家禮儀與生命教育」的課上——那是整個大學生涯中，我最喜歡的一門課程。這麼想來，我似乎和大家有很大的不同，甚至有同學說，「你根本喜歡自虐。」總之，我非常喜歡孔老師的課。雖然他語速慢，脾氣差，給分又甜甜，時有重男輕女的言論（他並不自知）……這些無損於我對他的喜歡。怎麼說呢？我喜歡他慢條斯理地，用低沉語調講解古遠禮儀。我無比著迷於那些繁複瑣碎、於今無用的老舊細節。例如喪服，按照社會地位或與死者關係的親疏遠近，詳列出不同的服飾搭配例如「牡麻經，冠布纓，削杖，布帶」等等；又或者，婚禮上新郎新娘該怎麼移動，如何上下堂、禮拜，父母又要怎麼站、怎麼受禮之類。有時我會想：其實我喜歡的是禮儀而非孔老師吧。但當我自己借了《周官》或《儀禮》來讀，卻怎麼也看不進去。

那些文字都已經死了，不只枯槁，而且支離。我想，字之所以能夠重生，是因為孔老師的聲音吧（那裡頭有孔丘的複調？）。他好像將時光錯置了，將我們重新安放於那個隆重盛大的「禮」的現場。

然後就到了那一天。

我一出演講廳，便看見孔老師滿身是血地倒在草地上。我聽見有人在疾呼，有人在哭泣。有人拿著手機拍照，有人報警。有人說，是除草工人忽然抓狂，拿小鐮刀朝孔老師的頸子砍去；又有人說，是那個常在校園徘徊的「NPC」幹的，「早說過要連署把她抓去關」……

孔老師被送上救護車後，人潮散去，雨終於落了下來。

整幢文學院，像是飛船航駛進一道真空結界，所有人、所有聲音都「砰」地消失了。僅留我一人站在雨霧之中。奇怪的是，那一刻我深深意識到，我身處一個悠遠的夢裡。那與我過去所做的夢不同——那不是我的夢，而是別人的夢。不，應該說：我是別人造出的夢。那時，有個女聲反覆催促我，要我去打破一扇窗子。我立刻滿手是血。我手上多了一把刀。那女聲又說：「談談你自己……」

有個力量撬開我的嘴，鼓動我的舌頭。我唱起那首我從沒聽過的歌：

海水沈沈，挾民族之輝光；沈鄭遺烈，於今重商皇。

民權保障，憲政提其綱；民生安泰，氣象熾而昌……

我想起曾做過的夢。我夢見過的，所有模糊面孔。

然後，我抬頭往芭蕉樹梢望去。

二樓的窗台邊，空無一人。

拆解的技藝

◎郝譽翔

這篇小說看似書寫發生在台灣白色恐怖年代中一樁未解的公案，並且影射文學史上幾位知名的學術大師，然而必須注意的是，作者並沒有在歷史的考證上多做著墨，也並不在還原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幽微的心靈世界，反倒更像是在「借他人酒杯，以澆自己塊壘」，換言之，作者似乎更意在「虛構」，而想要以此來演繹出一則繁複又多變的小說書寫與編織（或曰解構）謊言的技藝。故作者顯然熟知「後設」理論的操作，著意在小說敘事的拆解，更甚於探索歷史的「真實」，而所謂以AI去「招魂」的計畫，其實也無異是在展現個人文字鍊金之術的爐火純青，而成功地將近年來台灣文壇流行的種種概念與理論，揉合成文，而小說至此，也已經近乎是一則「神話」的創造和展演。